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说文解字》批校本三种初考*

章 琦 赵成杰

东北师范大学(以下简称“东师”)图书馆藏有自明万历年间至民国时期的《说文解字》33种,其中刻本23种(含珍贵批校本3种),抄本1种,石印本2种,铅印本1种,民国时期影印本5种。本文拟对3种珍贵批校本做简要评介。

一、朱叔鸿过录惠氏父子批校本《说文解字》

惠栋(1697-1758),字定宇,号松崖,人称小红豆先生,清代著名经学家、吴派创始人。主攻易学,兼及史学、语言文字之学,有《易汉学》、《周易述》、《后汉书补注》等著作传世。其父士奇,字天牧,号半农,亦治易学,“两世并以文章博学为海内泰山北斗,列翰苑为显人”^①。

惠氏父子著述颇丰,据《东吴三惠著述考》统计,“惠士奇著作二十四种,未见或未成者十二种,惠栋六十种(其中五种与其父士奇重复计数),未见或未成者四十五种,而其为他人校刊之书尚不与焉”^②。惠氏父子主要学术成就在易学方面,然对语言文字之学亦颇精通。惠栋在其《九经古义》中曾说:“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③惠氏父子的语言文字学成就集中体现在《惠氏读说文记》、《说文校勘记》、《松崖笔记》“尔雅”条、《松崖文钞》“韵补”条、《九曜斋笔记》“说文”条中,其中,惠氏父子所批《说文解字》成就最具。

今传后人过录之惠氏批校本《说文解字》十二种^④,各本中的惠氏父子批校语互有详略,大抵相当。校语主要收录在《惠氏读说文记》十五卷^⑤、《说文校

* 本文系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二十世纪典范《古代汉语》教材研究”(批准号:GH12358)阶段性成果。

① 顾栋高:《后汉书补注》序,见《后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5年。

② 漆永祥:《东吴三惠著述考》,《国学研究》十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9-370页。

③ 《松崖文钞》卷一《九经古义述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8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7页。

④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00-404页。

⑤ 清惠栋著,清江声参补:《惠氏读说文记》,中华书局,1985年。

勘记》一卷^①中。

东师图书馆藏汲古阁刻本中有朱叔鸿过录惠士奇、惠栋批校^②。是书四册，开本高 29 厘米，宽 18.5 厘米，板框高 20.5 厘米，宽 15.5 厘米。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正文每半叶七行，大字三至十三字不等，小字双行，十一至二十二字不等。乾隆壬子（1792）三月朱叔鸿过录惠半农、惠松崖批校。据笔者统计，该书共有校语 1200 余条，大部分与《惠氏读说文记》重合。卷首有朱叔鸿附记，附段玉裁跋文，从字迹以及纸张上看，段氏跋文乃近人补抄。现将朱叔鸿附记抄录如下（图见封二）：

吾吴惠半农先生及其子松崖先生，博极群书，多□著述。曩游大梁，于秋帆^③先生所获交于惠雅南先生。雅南，半农先生之孙也。善饮酒，笃于友谊，有长者之风。其绪论本诸先人，颇得要领。行篋中犹有半农先生《尚书疏读本》、手批《山海经》等书，丹黄甚精，因录其《山海经》语以归。次年，闻雅南客死于汴，余既伤悼之，至其家，问其遗书，已尽散佚，为可惜也。辛亥之秋，客绍兴，遇陈拭^④斗泉，出半农先生父子所批《说文解字》，因借录之。其于六书之学未甚精到，所考证固多发明也。今其门弟子江君声盖过之。江君在秋帆先生门久，余得闻其说甚详。乾隆壬子三月幼度氏朱叔鸿记。

朱叔鸿，字戈青，一字幼度，嘉庆时贡生。学识广博，工书行楷，有晋唐风骨。事迹见于《苏州府志》卷九十七。

惠氏父子十分重视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这在其《说文》批语中得到了极大体现。一、征引资料十分丰富。不但征引传世文献，如《诗经》、《尚书》、《左传》、《五经异义》等资料，也非常重视古文字资料，如钟鼎文、诅楚文、石鼓文、汉石经、《汗简》古文、石碑等，而且十分重视《尚书》、《周易》两种古书。在惠氏批语中，经常看到“《易》曰”、“《周书》曰”、“《尚书》曰”字样，其屡引《周易》增加了《惠氏读说文记》的哲理性，征引《尚书》目的是为考论《尚书》积累材料^⑤。二、重视本字与俗字之关系，并指出俗字之误。训诂体例为“俗作某”、“俗作某，非（是）”，如“覲，俗作覲”、“辨，俗作斑”、“厶，俗作私，非是”等。三、重视方言资料，擅长利用古音解决问题。我们知道《说文》中引用了 190 多条方言资料，惠氏父子增补了其他方言资料，标以“吴语”、“楚语”、“齐语”等，是以方言考订文字范围；在音韵上，批语中常见“古音相近”、“协得古音”等。

①清叶名沬辑，清道光十二年（1832）叶名沬抄本，上海图书馆藏。

②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编《古籍书目解题》（内部资料）作“吴半农、吴松崖批校”，误。

③秋帆，即毕沅（1730-1797），字纘衡，号秋帆，镇洋（今江苏太仓）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毕沅于经史小学金石地理之学，无所不通，有《续资治通鉴》、《传经表》、《经典辨正》、《灵岩山人诗文集》等著作。

④陈拭，生卒年不详，字泾南，号斗泉，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清乾隆年间著名画家，以文学翰墨知名。

⑤李开：《惠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434 页。

该本以“栋按”字样标明惠栋批,其余则为惠士奇批^①。我们将江声辑《惠氏读说文记》与东师图书馆藏本比较,发现东师藏本有如下特点:

一、文本略有差异,异体字大量出现。如“祐”字条,“五经异谊”作“五经异义”、“月荐于壇祫及郊宗石室”作“月荐于曾高时享及二祫岁禘于祫及郊宗石室”;“斋”字条,“𡔷”作“巽”;“采”字条,“《孔传》作”作“《尚书》云”。二、以墨笔增补《惠氏读说文记》所无批语(大都引自《系传》)。如“璿”字条,批为“𡔷当从《系传》作‘𡔷’,《玉篇》、《广韵》同,‘𡔷’即‘睿’”。三、脱文现象严重。“𠬞”字条,脱“𠬞、𠬞皆古文‘和’字”句;“吝”字条,脱“《方言》云:凡贪而不或谓吝”。四、同一字条增加批语。如“𨔵”字条,增加“秦和钟铭曰土𨔵,𨔵读若王子𨔵,当云王子歌𨔵”句;“齡”字条,增加“亦假借字,见《字源》”句;“蹇”字条,增加“《寡卦》之蹇,汉时皆作𨔵,《说文》‘蹇’字下并未引《易》,如何以𨔵为俗”等。

东师图书馆所藏过录本《说文》与《惠氏读说文记》文字差异较大,脱文、衍文等情况较多,不排除朱叔鸿抄录失误。但是由于此本直接过录自惠氏批本,且时间较早,相信通过此本及其他过录本的全面校勘,可以对《惠氏读说文记》进行详细校勘,订正文字在流传或抄写过程中产生的讹误。

二、冯氏祖孙批本《说文解字》

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号景亭,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师从林则徐,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授编修,先后主讲金陵、上海、苏州诸书院。著有《校邠庐抗议》、《说文解字段注考正》等著作。生平见《清史列传》卷七三。

东师图书馆藏冯桂芬批校清同治十二年(1873)《说文解字》一部。是书一函七册,开本高24.3厘米,宽16厘米。板框高17厘米,宽12.5厘米,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每半叶十行,大字五至二十二字不等,小字双行,行七至二十二字不等,为陈昌治刻一字一行本。《说文解字》第一上有“桂芬”朱印。卷首题《说文解字附说文通检》,前有“孙氏重刊宋本说文序”、“新刻说文解字附通检叙”(同治十二年陈澧叙),其次有“说文校字记”。每卷末附“李承绪篆、黎永椿校、刘昌龄复校、陈昌治校刊”字样,其中标目、卷一下、卷二上下、卷三上下、卷十五上下为王国瑞复校;卷一上、卷八上下、卷九上下、卷十上下、卷十一上下为廖廷相复校;卷十二上下、十三上下、十四上下为陈庆修复校。卷四上未提复校人员。

本书校语共有800余条,有朱笔、蓝笔、墨笔三种。卷首有冯氏云“朱笔用小徐本校,六书分类用蓝笔”。书中天头处朱笔增补小徐本内容,正文中改换反切,如“示,神至切”,朱笔改为“时至反”;墨笔批校,偶有六书分类。校语中屡引《众经音义》、《魏略》、《汉书》、《周易》、《周礼》、《孟子》等传统文献资料。从笔迹上判断,不是冯氏一人所批,文中屡次出现“澹案”,为其孙冯世澹

^①钱惠真:《〈惠氏读说文记〉系惠士奇、惠栋父子所作》,《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1年第2期。

所批。文中多次出现“王国维”、“甲骨文”等字样,当为甲骨文出土之后所批。

冯氏在“《说文》学”领域颇有造诣,日本学者百濑弘有《冯桂芬及其著述》^①,或可参考。冯氏“《说文》学”的研究得到过吴大澂(1835-1902)、冯世澂(1850-1917)等人的协助。据考证,1873年前后若干年吴大澂并不在苏州任职^②,且次年冯杜芬即歿,故“澂案”不会是吴大澂,而是冯桂芬之孙冯世澂。冯世澂,字伯渊,吴县附贡生。覃精小学,研求形义,于许氏之书,类能校释辨证,校定冯桂芬《说文部首歌》(1879)^③,并《读段注说文解字日记》(1896)^④,俞樾《春在堂杂文六编补遗》有《冯伯渊考定文字议疏证序》(1899)一篇。

冯氏祖孙批本与其他本子不同之处有二:一、冯批本吸收了大量古文字材料,涉及甲骨、金文、货币文字、石鼓文等古文字材料,显示了作者丰富的古文字学修养,如:

1.车:钟鼎文,横视之,中为舆,两旁为轮,车行二戈,春秋僭王之制,《左昭元年传》“二执戈者前是矣”是也。

2.勒:《释名》“勒,络也”,“”象人筋形,亦象马络头形,鞍辔中之有勒犹人身之有筋也。

3.授:钟鼎文与同音同韵皆本原之意,小篆从又举仗,非。

4.为:金文多从,与邾公钟、秦公敦“皇”作“”,曾伯簋“克”作“”,齐钟“老”作“”,孟鼎“冑”作“”,物形相似,盖尊者之冠。古人言沐猴而冠,正合其意,字形上下二猴相戏,一猴着冠,一猴踞其顶上,篆文一变而莫识其意矣。

5.鉋:象器形,下空着为髻后,《独断》言其有三孔,插翟尾。三孔之上端插翟尾处,三孔之下端是铁翻,上遇网罗则上端鉋去之,下遇网罗则下端鉋去之。鉋、去,双声,可作动字用。王氏以为鉋去之鉋当作刂,犹未免于泥。

冯氏祖孙批本中凡引古文字材料之处均未见“澂案”字样,古文字材料未必是冯氏祖孙所批,或另有其人,或过录他书,惜尚未考知其作者^⑤。我们在校

①[日]百濑弘作、岚涛译:《冯桂芬及其著述》,《中和月刊》1942年第3卷第3期,第59页。

②李军:《吴大澂交游新证》,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22页。

③张炳翔《说文部首歌·跋》:“文孙伯渊世兄,举鄞书部首之字依今韵作歌,五百四十部视原次篇第上下,即以上下平韵次分论之,伯渊世兄复为之音释,光绪乙卯(1879)夏五月张炳翔谨跋。”

④孙海波:《〈读段注说文解字日记〉提要》,《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中华书局,1993年,第1121页。《读段注说文解字日记》收录于《学古堂日记》,台湾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影印光绪二十二年(1896)诸可宝刊本,1970年。

⑤查检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中华书局,1988年)“授”(第11807页)、“车”(第13770页)、“勒”(第1182页)、“为”(第16501页)等字之说解,上引注解均未见。检核《古文字诂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亦无果。可能是民国间某未刊本《说文解字》研究著作。

勘中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六”和“七”字下都有“甲骨文、钟鼎文从十移×作正形”句，“六”字下的本句用横线划去表示删除，或许是抄手抄写串行所致。

二、冯氏祖孙于批语之中添加六书分类，乃他本所无，如象形分气质、增形等十一类；指事分数目、标识等十六类；会意分叠字、兼声等二十类；转注分双声、叠韵等四类；假借分字形、字音等三类。民国学者如陈晋、钱玄同等都对六书分类进行过研究，冯氏分类不免驳杂，所取之处甚微^①。

冯氏祖孙批本仍有很大挖掘空间，有必要辑录批本中有关古文字材料的校语，以今日之成果考察当时人对《说文解字》及古文字的认识。

三、周祖谟批本《说文解字》

周祖谟（1914—1995），字燕孙，有《方言校笺》、《问学集》等著作传世，在“说文学”方面颇有造诣。

东师图书馆藏有周祖谟先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批校的《说文解字》一部，该批本以左念慈收藏光绪十一年（1885）平江洪氏翻刻本为底本。全书一函四册，开本高15.2厘米，宽23.7厘米；板框高17.7厘米，宽12.2厘米。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正文每半叶十行，大字三至十七不等，小字双行，三至三十字不等。第一册题“说文解字三十卷，俞樾署检。”二、三、四册题“仿宋小字说文解字”。卷首有“光绪乙卯孟秋平江洪氏藏版”，次孙星衍《重刊宋本说文序》一篇，次《说文解字标目》，末题“同治甲戌（1874）苏城陶升甫摹刻”^②。有朱笔、墨笔两种批校。《说文解字》第一上有“辩雕堂”、“安忠靖侯第五孙藏书”等方形朱印两枚；《说文解字》第三下末尾有“劬生珍藏”朱印一枚。“安忠靖侯第五孙”指的是左宗棠第五孙左念慈。左念慈，字劬孙，工诗文，善篆楷，约卒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五十馀^③。

①[日]工藤早惠：《清代中葉期における「説文解字篆韻譜」研究について：「四庫全書総目提要」から馮桂芬まで》，《比较文化研究》39期，1998年，第45—52页。

②卷首“光绪乙卯（1885）孟秋平江洪氏藏版”意指翻刻时间在1885年，末题“同治甲戌（1874）苏城陶升甫摹刻”，1874年是指《说文解字》刊本的初刻年代。周祖谟在《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5年第5卷1期）发表过《陶刻孙本说文解字正误》及《说文解字之传本》，他指出孙星衍平津馆刻本《说文解字》讹误较少，但原刻本毁于兵乱，故而有苏州浦氏修补本，即清同治甲戌（1874）东吴浦氏刊本（此刊本镌“同治甲戌苏城陶升甫摹刻”诸字，也称“陶刻孙本”），平江洪氏则翻刻陶刻孙本。高明《说文解字传本考》辨析了陶刻孙本与《平津馆丛书》本之异同，平江洪氏乃翻刻浦氏修补本（《高明小学论丛》，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第28页）。检原书，平江洪氏本与东吴浦氏本高度相似（版心下“吴佑、徐茂”等刻工姓名是一致的，书名题“俞樾署检”相同）。惟第四上二叶东吴浦氏本刻工作“顾逵”，平江洪氏本作“顾達”，又删除了东吴浦氏卷首“同治甲戌寒月东吴浦氏校定宋本重刊”的牌记。可见平江洪氏藏本是依据东吴浦氏刊本重新雕印，而不是同版重印，因此两者存在某些差异。

③赵成杰：《周祖谟批本〈说文解字〉评述》，《兰台世界》2012年第15期。

此本书尾有周祖谟跋曰(图见封二):

民国二十三年三月,武清周祖谟以王兰泉宋本校。

民国二十四年夏,复以嘉庆甲子岁五松书屋本校此,翻本讹处数十,可叹也,燕孙记。

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十日,春游倦归,逢吴县冯桂芬刻宋本《说文解字均谱序》之校语于书上,燕孙记于看月轩,时年二十三。

据跋文可知,该本批校时间在1934-1936年之间,时周氏就读于北京大学,在读期间发表《孙星衍平津馆重刊宋本说文解字校勘记》、《陶刻孙本说文解字正误》等文。其所作《孙星衍平津馆重刊宋本说文解字校勘记》与周批本相合,或今所见为其《校勘记》依据之底本。

周批有朱笔、墨笔两种,朱笔主要誊录《说文解字韵谱》之校语,墨笔批处41处,大都补录《说文》所无之字,如“纆”、“由”、“钺”、“叩”、“谊”、“妖”、“弥”等字,说解大都引自《经籍纂诂》、《康熙字典》等书,校语多重语源。

周批的学术价值在于对单字的训解,集中体现在41条校语上,兹录数条如下:

1. 喧:《大学》引《诗》“赫兮喧兮”,当依《诗》作“𤛵”,《说文》“𤛵,从口,宣省声”,则喧者,有𤛵之不省者也。《尔雅·释训》“赫兮喧兮,威仪也”,字作“烜”,《说文》“烜”为“燿”之重文,举火为燿,经与赫连文,当以“烜”为正字,“喧”为假借字。

2. 喻:《说文》无“喻”字。《言部》“谕,告也,譬论也”。《人部》“侃,譬谕也”。《谷梁传·僖公三年》“诸侯皆谕乎桓公之志”,《战国策·齐策》“欲客之必谕寡人之志也”,二“谕”字即《论语》“君子喻于义”之“喻”。又“请以市谕”,即《孟子》“请以战喻”之“喻”。

3. 叩:《说文》无“叩”字。《言部》“叩,扣也。如求妇先叩鬲之”。段氏曰:“此盖《论语》‘我叩其两端’之‘叩’。”《玉篇》“叩,击也”。《说文》“敏,击也”。《周礼》“凡四方之宾客敏关”。

4. 嗅:《玉篇》“𤝵,喜宥切。《说文》云‘以鼻就臭也’,《论语》‘三嗅而作’,亦作嗅”。以上《玉篇》。案:《说文》无此字,则“嗅”当作“𤝵”。

5. 哂:《说文》无“哂”字。《欠部》“𦣻,笑不坏颜曰𦣻。从欠,引省声。式忍切”,即“哂”字。

周氏按语多重语源,重点考订本字与假借之关系,擅长利用文字声音寻求文字本义。周批本还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一方面,可以考察周祖谟先生早年的学术活动以及学术旨趣,另一方面,也可考察民国学者对文字学理论的探索。

综而观之,东师图书馆馆藏三种《说文解字》批校本各具特色,本文简要评介,以期学人关注并进一步研究。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吾吳惠年農先生及其子松厓先生博極羣書多著述最遊大梁於秋颺先生所獲交於惠雅南先生雅南半農先生之孫也善飲酒篤於友誼有長者之風其緒論本諸先人頗得要領行篋中猶有半農先生尚書疏讀本手批山海經等書丹黃甚精因錄其山海經語以歸次年開雅南客死於返余既傷悼之至其家問其遺書已盡散佚為可惜也辛亥之秋客紹興遇陳拭斗泉出半農先生父子所批說文解字因借錄之其於六書之學未甚精到所考證固多發明也今其門弟子江君聲蓋過之江君在秋颺先生門久余身聞其說甚詳

乾隆壬子三月初度民朱叔鴻記

文见第 114 页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
清周祖謨目王蘭泉宋本校
民國二十四年夏復自嘉慶甲子歲五松書屋本校此翻本諸書數十可歎也 燕豫記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十日春遊德縣遊吳縣馮桂芳刻
宋李說文解字均錯序之校語於書上 燕豫記

文见第 118 页

後山詩有任澗注本文集之明馬氏本及國朝趙氏學稼山莊本以外不聞他刻粵中以陳蘭甫京卿愛後山文一時風氣競為後山陶春海因是諸刻趙本刻成以和即奉序校余公教書正字訛脫即以寄陶未審曾否照改也完諸乙酉小衡初校畢記

丙戌年讀 戊戌三讀 壬寅四讀改裝五本 詩文台二雜著 都廷華 記

文见第 120 页

後山集卷十二
孔子故學者主焉自唐改禮孔與其後之學者從祀而禮成徐濮陽李公迪來守改廟為學置養之徐人始興於學而仕者眾趙魏南引江淮西通梁宋四衝也南守則略河南山東北守則攻之不克時民亦連年歷戰力則可守形利勢便先發後從故武常守并護南北晉隋之間實用武之國故其人悍堅恃氣尚

文见第 125 页